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迪功集卷五

明 徐禎卿 撰

賦頌贊文

反反騷賦

并序

昔揚雄作反騷論者多過之余閔原之含忠隕鬱且復
獲謗遂援筆慷慨賦反反騷詞曰稽卬氏之攸肇兮繫
楚均之遐徙侯帝頊之流胤兮承靈澤之汪澈夙陳力
於皇軌兮歆仁朗之所廬仄仰吾均之潔脩兮羗引軀

以伏羲播昌烈之赫煜兮集衆芳之菲菲憤遭世之眊
濁兮雜紛揚於江之汜在炎漢之微季兮孰臨岷而悼
均投束藻之欲麗兮何理屈而誹深冤志而抑道兮冀
披誦而有明唯帝監之孔嚴兮敢黨族而誣貞爰均幼
志於粹清兮乃中情之獨與寥厲節以植身兮憲浩蕩
之脩譽進疊疊於中行兮恐日月之凋邁準前脩以共
蹈兮遑先時而逆敗約性行以赴桀兮經五常以綴佩
靈脩謂其允淑兮目成歡而叶妃夫均既沐其昵澤兮

又信言之噲噲羌中路而遷好兮寧余心之有介汎光
華之的皪兮衆睞睞而妬之何有懼讒與招慝兮排蛾眉
而錯之颺蕙服之芬郁兮遭紛媚而幽毀寧遭幽以迸
斥兮敢詭汙而合穢鳳凰翔林而挂網兮龍行陸而困
蟻為鳳凰龍豈無知兮亦處身之多虞所貴賢者之韞
玉兮不迷邦而遐舉哀宗社之不長兮比干皇皇而不
忍去世蔑復以相明兮心耿耿以無從涉湘波以南溯
兮昭均心之確忠俗叢蕭而鄣蘭兮實重華之所醜劾

精白以殞軀兮自先聖之所厚奉靈氛之玄筮兮申以
巫咸之嘉告覽九州以求匹兮寧閨容之有淑測神占
其未然兮豈均曾好此詭疑論從人以辱義兮不如赴
身於淤泥餐秀芬以介齒兮竟河清之難俟違苟生以
保譽兮夫何悔於九死泛浮雲之翳翳兮晦沈茫其曷
排陽陵微而渝度兮晨北風又雨霾精徘徊而不去兮
憑拙誠其未爽人情重於捐故兮冀白日之回光懷薛
離與杜衡兮時不與其有芳雜緄拉以颺波兮馥烈烈

其彌章精氣通於至清兮神髣髴以憑虛駕玉虬與雲
驂兮訪太素之舊廬聞至道其可承兮欽均誠之匪懈
舍佚游以自湛兮夫何以誅其好怪昔貞士之蒙佞兮
憤伏斃而靡悔務光沈於淵瀨兮將惡浮埃之霏霽忠
賢切切以苦身兮益有隱於隳祚豈三仁之所裁兮見
嘆譽於孔父獨耿耿而覲侮兮曾吾均之所尤曰仰愬
之惟設兮駢執正於陽侯

放言賦

徵堪興之盈數兮覽四序之消息紛庶形之總總兮孰
有生而罔極朝向榮而夕殞兮零雨驟而不日漙漙者
易竭兮皦皦易滅何庸愚之長勤兮懷千歲之虞惕植
高門與厚利兮為禍怨之胚蘖聖哲高舉以超俗兮憇
身脩而名立高明鬼所瞰兮每遭忌而毀集老氏乃貴
乎無為兮却嗜慾而枯瘠徒澹泊以自苦兮孰神僊之
能執出郭門而遙望兮何丘墳之厯厯嗟聖愚之奚別
兮曷仙舉之寥寂信死生之必然兮恨脩短之多忒願

放志以自娛兮窮生人之玩溺永逍遙以徜徉兮俟天命之我畢系歌曰對酒歌嗚嗚天道欲如何出門纍纍墳墓多死人白骨相捱摩素裳臨穴重踟躕望彼友朋泣如頽逝往無還歲迫除超遙乘化會斯須懷憂去去汨精離策馬遨行聊自娛

弔故宮賦

陟墟原兮望阼靡倚國門荒衍寥廓宮闕燒殘墉雉喋喋境土蔓延馳道傾沛鞠為陌阡秀麥含榮麻菽芊芊

雜草蒙歛叢葛幡幡非兮散兮鬱鬱連連鳴雉于飛行
樹蒨蕃烏燕黃雀羣飛翔疾風揚塵決曖蔽天四望
鬱兮愴可憐也念彼壯夫亦可嘆也蕃華狼籍不可還
也失任滅知嗟何怨也百歲之後又誰為冤也

玄思賦

靜潛思以濡翰假暇逸以優游馳墳史之秘區獵道德
之皇流咨洪纖於淵悉歷上下而旁搜降百氏之藩圍
陟鉅匠之崇丘思窮入於無象氣橫沛於九州然後合

組繪而綜緯攄英藻而外彪總天地之網維極人事之
顯幽昭三五之明烈贊王國之徽猷仰雲門而振步馮
英聲而上浮依陽景之末耀軼世路而獨游

醜女賦

伊何賦形獲此醜疾厲陰乘陽女奪男質眉闊豐吭突
頰仰鼻多言舌濁連引齧馵形如死豕勇慙多力槁髮
短禿面目黧黑脂不能楮粉不能白三十不嫁守信閨
闕供勞杵臼蚤夜弗息鷄鳴入機沒晷下織復有巧慧

刺繡綠飾世無梁鴻孰求子匹東家有女窈窕麗色絕
世無雙嬌媚輕側越戶闚牆靡識刀尺觀者稱豔競欲
求得世降道涼好色賤德新臺廢恥谷風見黜周嬖妲
己靡吝喪國晉愛驪姬宗子銷骨冶容作厲實猶鬼蜮
敢告世人敬監明則

濟淮賦

惟神淮之巨體兮緯后土而紆流
邈遐睇以究源兮指桐栢之靈丘
求禹甸之鴻跡兮引襟抱於揚州
樹南國

之險限兮輔皇畿之壯猷放洪波而東注兮徂日夜之
滔滔沛汾汾以騰衍兮凌震怒於陽侯川風馮馮而卒
奏兮雲景暖而上浮龜魚翔而汎踊兮鳴重淵之卧蚪
榜人戒舟以並濟兮奮羣檝而泝游乘中流而極望兮
驚長湍之不道

述征賦

歲大呂之季律余戒行於上都遡北風之僚慄掩霏雪
以遐徂愁長路之不極詠役車於周詩聊騁日以宣憂

愴懷玉而興思，歷維揚之故域。背大江之皇波，悲窮野之寥闕。憩淮陰之城隅，訪王孫之遺蹟。謁漂母於空祠，哀智傑之有窮。亶民生之多懼，惟往昔而顧念。心搖搖而夕悲，逮明發而振楫。遂慷慨以遐辭。

懷歸賦

永濡跡於都邑，歷壯覽以徘徊。仰桂殿之宏麗，峙天闕之崔嵬。配辰樞以作極，扼喉襟之要樞。臨飛閣之杳眇，倚曲檻而躊躇。望靡靡而無畔，廓千里而丘夷。懷句吳

之下邑嗟隔越之可悲心愴愴以增戀
竟營營而外馳
豈茲土之匪樂哀故鄉之日違望浮雲之南翔慕征鳥
之東蜚嘆余窮之棲旅長淹留以何須大風鬱其夕興
振四野之黃埃天慘惻而沈晦失南北之輿陔樹木悽
其號唳鳥索羣而鳴哀愁塞耳而顏望掩愁思之彌彌
夜展側而不寐步客庭而踟躕戒膏秣以至於旦逝言返
乎舊廬

申祇賦

何先后之靈澤兮蒙覆鞠之資成際皇祇之清吉兮仰
階符之鴻明託纖質之昭淑兮竊自懼於登盈每夙夜
而震惕兮惟恐忝乎所生念先烈之警敏兮或逢迤而
阡瘳嗟印躬之繇釋兮敢不申戒而栗祇撫手足而敬
恤兮慕魯氏之昌矩臨淵冰而戰兢兮乃恭人之攸武
遵先民以踐則兮奉徽猷以作程承世烈之綏屬兮敢
取尤而怠傾嫉剛勁之召蓄兮懿明哲之保身欽禴嘗
之在茲兮勉守軀以共禋惡狷夫之執一兮崇尚權之

得鈞涉詬患而莫濟兮徒毀已而傷親希練達之完命
兮若愚闇之寶名究至道之所屆兮何得喪之紛紜道
廣博其莫周兮攬要約其可棲天益高而矇視兮靡脩
正而福偕夫命固各有所受兮知者謝福而靡灾先聖
經夫大易兮蓋將示乎後載奉神筮以推用兮玩凶占
以懲事靖審處以遠辱兮庶不愧乎宗祀

喜雨賦

奄重雲之斐合沛甘澍之祁祁逐烈曦之蘊虐釋金石

之銷糜草木遂其蕃郁禾黍生而依依游魚悅於淵伏
飛鳥樂於深枝於是行人休足而解渴農夫負筮而于
菑洽王澤於四國詠豐年於周詩

皇帝即位頌

於赫允烈在明八葉飭堪興淬日月陛下握元命之符
御六龍而爰發粵淵性之神孝稟后祖之闋法竭宣告
於皇祇洽七廟而周謁嗣適統以正祚信大厯之攸協
歲盛德之次離實蕤賓之紀節日維寅而肇貞辰舍宵

而未晰奏鏞鼓以於倫運玉輿而啓闈踐太微之法座
暢九玄之閭闔令德備矣穆穆皇皇吉儀具戒既勅既
匡肅肅法衛烈烈燎揚天軍奉翼雲旌抗張於是百僚
儼以趨進盛珮服之鏘鏘咸稽首以共臣荷大禮以肅
將登宗伯以錫詔覃濊澤於萬邦滌宿汙而布化俗更
始以向方將廣脩述之丕志準熙皞於陶唐煥嘉釐之
日貺隆萬壽以無疆猗兮休兮聖道明昌小臣含慶聲

流頌章

出師頌

於鑠維明功躡振古清明諸夏威靖邊土英英我皇天
授壯武肇初嗣國思光烈祐六月載暑爰命王膺宣我
大猷靖茲小侮交交者撫予幟具舉作愾有容壯藪式
序崇原仡仡全野鬱鬱泱泱元旅莫震莫詘聲以先推
畫以決克渠魁牽綏稽首服殛既夷既安四隩來極予
戚言韜永矢文德

楊隱君贊

并序

弘治十一年歲格於敦牂弘農楊君恬退樂道棲於支
硯之陽東海徐生造謁其廬敦仰高軌乃為贊云辭曰
有斐楊君秉文敦古精思塞淵宏通藝理由鄉升朝學
優則仕歎詠羔羊儉潔行已幡然改念言慕田里年未
及強棄穀自遂遐躅皜皜懸之日月在昔靡聞君擅其
烈有巖支硯維石嶻嶭林木嘉懋泉澤有冽刊鑿考楹
不假藻繡於焉棲遲甘茹玄潔永昭令音奕世稱哲

硯贊

相國王公得古硯二枚以示客圓中合制則天體也尾足異象效物用也蓄之水土類有俟也收之哲人時而出也沛而行之其澤博矣某不佞輒為之贊云大匠作器體合玄穆曳則璋尾峙維鼎足吐臍納清剗脣規腹螺漆載華豐狐受沐乃布綸絲式金式玉君子宜之受天百祿

告謹文

曰天肆大燠陰陽忒度赫曦蒸炎虐氣糾聚蓬蓬作雲

屯恤膏露溫風揚埃愁嘆道路田夫灼額扶耒仰愬旱
魃不仁云誰之故稽昔推徵亦有時數商德不違桑林
身顯宋景一言卒召甘澍况我皇上聖德廣淵民神受
祉大惠昭宣歆格后皇承享吉蠲靡有僭忒何辜于天
今茲告災束身警惕矜此下民匪稼莫食憂心如湯奉
德翼翼虛約自謝損膳清室天降厥咎豈伊我辟實維
我人凡此在位敢不靖寅宅心允潔夷秉國鈞好此蹇
蹇毋洎胥淪天鑒不遠明威孔神贊我皇祐元釐日新

迪功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迪功集卷六

明 徐禎卿 撰

書論序記碑誄

與李獻吉論文書

足下奉書幸甚尋已口復卒卒猶不既愚臆也僕少喜
聲詩麓通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是唯
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未艾而郊廟閭巷之歌多
可誦者僕以為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攄其性情之愚

竊比於作者之義今時人喜趨下率不信古與之言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恐為伯牙所笑乃一日遇足下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閑於賦頌之文夫賦頌者誠文章之瑰偉余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屈平之文以為時之變也然麗而不淫哀而不怨蓋無惡焉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矣雖絕特之觀非盛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所樂羨乃蹈龍名其文而原何戾忒又作賦以反之此余所未喻者故反之以附於原

之意此足下之所見也藝家之風好相誇嫉後世之文不逮馬揚而好嗤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益此古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慙何敢自愛恐不足以承教傷知人之明為足下羞也若反覆相示更互詳定或大有疵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笑乎且文辭之貴賤存乎其人雒邑之鼎諸侯爭之非鼎之貴周貴其鼎也若徒務瑣切之華而不責其實則恐為揚雄之玄徒

取病於後世耳。楸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者，貴其實也。僕雖篤德，竊嘗志於是。其必本道德之衷，遵作者之度，以繅繭縫衣生物而已。豈蟬口之所鼓譟乎。居之而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曩申贈章，祇俟來答。詩曰：無言不酬，此之謂也。

答獻吉書

禎卿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發恣恣之懷，轉詠微音。若扣哀玉，即日與羊何宣之莫。

不歎歔相對辛楚惟昔與子睽蟬裾玉周旋朝寺良時
出遊則並檠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其可
常凋瘵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三年之內
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梁而嘆息室
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所答濟上禮自輒
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
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然開慰蓋逃虛傾耳
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昔人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

乎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
僥倖以身殉禍聞子西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
色既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
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
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
必上同三閭下減殷中軍耶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
勗之而已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具茨之野黃
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

棲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
歡徒興失路之嘆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
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邁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盡
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禎卿再拜

重與獻吉書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
直視平原蕭條千里於時雉雥於野麥秀油油瞻日月
之勤感東山之嘆雖宵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

既而道指東吳徬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
遵錢唐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為郭環江海以為池昔日
神宮嶢闕椒房綺榭之餘或歸然於魯甸徒駉駉於丘
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為之興哀也傍引桐江之谿遡洄
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
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谿澗汜
之濱玉水激激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游鯈翔泳白
鳥棲止可以瑩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嶽其波

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嶸則盤迴峭絕亘接霄
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芝異草
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
玄宮也又西遡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
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
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峯森拔三門
凌啓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蚤暮七曜運行往
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所琉璃為鋪檀

桂為柱制侔天居勢轢海嶽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
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
原同塗縱貫脈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
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蒹葭落猿子噉嘯鴻鴈成羣魚
龍倏忽暘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
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畋漁之
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
義戶無困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雜以山夷輕躁易動

非久安長治之國也。人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已非。心傷嘆矣，悽其漣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涖而志無涯，時可邁而身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帶礪以垂名章，逢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為不朽，且僕自惟無卓犖之材，寡礪

錫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丘壑徒放
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秘咀華
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搞文聊希子長之風庶
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
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
窮跡之境雖搶榆之為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聊述
其略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崇化論

夫治興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
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
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
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羣陰惡糾障否
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
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為本以忠
慤為節以廉直為限以羞惡為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
正此詩人所以嘆咏於羔裘者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

殄絕于伎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
魁並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
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
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
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
祿吝寵依敝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釋廉夫
秉慤則曰茸材毀蠹擿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
擯賂鼠竇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

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蔭沾軍功者有上
賞問豪賊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
成羣擣櫟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隳頓仁義不明賢直發
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
覩患於無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
無愆此哀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
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哀者
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於

人乎若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樸以弘教
化之門熏貪鄙之穴隳彊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
之媒則大化流通四方為極雖有稂莠良田之所不容
雖有駑駘羣驥之所必踈尚何賞而不勸何推而不伏
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五之
化不足為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
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皋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
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蚋生施飼則

魚聚質染則化蟲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
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
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東魯韓氏世譜序

韓氏瀘人也曰東魯者系於始也夫韓始於桓叔之後
也何謂魯乎桓叔遠也系韓於魯斷自其所徵始也昔
先王賜姓名氏所以昭祖考係宗屬別嫌疑定親疎而
人道於此繇焉故夫絕者不敢以冒續也疑者不敢以

強附也是謂慎之至也夫自帝王以降姓氏之變合本末之同異難可以勝言也然而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循其脈皆可易知也故上古之世民無亂族而禮有定宗故仁睦行而民不悖也季世澆喪夷夏胥亂民多流亡故世牒隳而氏族淆錯抑已甚矣故有宗人相夷若秦人視越人而不知恤者何也譜族湮而仁義之道塞也今天下晏謚百有餘年縉紳之家頗尚彝禮緝譜牒以厚人倫然往往由祖考等之槩莫之聞焉豈非喪亂

之禍哉韓自魯散燕入蜀鼎樹者七世猗其盛矣夫本
盛則末繁枝披則葉散滋蔓永久則糾結紛紜而不可
緒焉此訛亂之道也故述者因宗紀究旁屬崇本以定
始叙疏通以別親親所以防其流也其聞見之未徵載
記之所缺則斷而刊之慎其本也詩曰緜緜瓜瓞此言
循其本也將使來者尋始之末合異反同雖服盡而澤
未夷則厥初之念興角弓之怨釋此述譜之志也其餘
發凡雖繁而其要有五一曰紀實以昭德也二曰專爵

以貴功也三曰考終以崇祀也四曰象服以永思也五
曰述規以示守也此人譜之變例也返其源參其變而
後子姓之道備矣或曰譜何始乎史也史以述往故革
命而史作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失乃謂之子姓之
道乎曰聖哲作易以明天道非為天道設也所以示乎
人也述史以章往非以為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夫使
宗屬紊滅禮教廢子姓不勤祖廟無食墳墓穢而不脩
此皆孝子仁人之所隱也故準史以述譜所以明乎人

倫也人倫叙則孝弟興孝弟興則禮樂作古昔明王所以崇姓氏而謹昭穆者也傳曰明乎禘嘗之義其如示諸斯乎其此之謂也

玄溟子記

玄溟子居海之濱觀於鴻蒙泱泱之墟察天地日月星辰之運潮汐盈虛之度於是仰而遊顏其以憲芴乎其若喪已而于于乎熙熙乎若將有執焉者也居四十年學既通始為仕仕為州司為州司必僂而趨鞅而遽篠

玄溟子不以為戚戚也廷辱而大詬出於汚瀆之中不以為辱也或譽之不以為能也被以不祥之名不以為不肖也屈而不縮和而清出而不怨汪乎其自肆也其斯為賢矣乎徐先生曰大矣哉玄溟子之觀也夫道惡乎在惡乎已今夫冠方而衣緣羣居而誦聖人之言仁義之故索稿簡析句讀窮年而呻哦以樂道也此無異求形於木俑人也詩人之詞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曰言其上下察也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逝

者如斯夫不啻晝夜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亦以
觀諸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夫道者載天地而不為大
入毫芒而不為細淵乎希形寥乎希聲邈乎無涯渙
故夫道者烏乎不在也唯善觀者為能大之循流而達
順壑而趨不為戚戚不為忻忻也是故體道之要在乎
大觀玄溟子其庶矣乎夫物窮而後見玄溟子之觀不窮
則不能知其大也君子謂玄溟子得水之蘊執水之用
玄溟子既擯世將隱不欲著姓名故不書系曰維昔莊

生放言自清託乎北溟齊物達變混芒以藏其真達者
貴之作玄溟子記

謝氏世睦記

昔仲尼論次聖賢之德稱泰伯之德至矣余生吳中去
泰伯二千餘年登仲雍之丘望泰伯之鄉愜然猶見其
人又降觀於俗其人美而遜說而文巽而不毅泱泱與
其有泰伯之遺風乎又尚考諸記傳得季札伯通之徒
曰非泰伯其何以及此又退訪於忠信仁讓之士得世

睦之族二曰范氏謝氏范氏希文之後也顯於志余故
不表表其微焉謝氏者其先陽夏人也唐末徙吳越始
祖崇禮為中吳節度推官子濤嗣入宋為太子賓客濤
子絳嗣為知制誥絳子景初嗣為大理評事景溫寶文
閣直學士景平秘書丞大理評事景初子載補太廟齋
郎載子蕃蕃子昭昭嗣子寬次實實子東由崇禮至東
凡九世更吳越涉宋厯元而世不衰由東而來凡八世
世居於吳樂安里中無高門重輿聚子姓婦女以居竈

不易薪芻不異財鷄犬不異食庭無間言驩如也然吳人稍稍知之不為大章暴於世君子曰甚矣俗之良也今人朝稅褐纓冠夕達於閭邑誦於天下嫠婦死志仁人死孝蓬艾隕而弗明此誰為重輕者哉自文武沒而大道隱人人慕功利而薄節義恥仁讓一尺之帛兄弟或毆而褫乃敢謂共室家并白於世世邪或有誦詩書秉節尚聞先王之風而興者此其人不足尚哉曰彼哉矯飾情且其何為勸乎余憂乎文武之道其厯厯乎將

不可振也於是次其世之賢者著於篇以俟乎後之人
祐字佑之逸士有道風文彥字彥達母老有未疾每抱
持以行事兄甚恭平生未嘗異服食源字以澄兄沒事
嫂有禮臨終著遺令言甚長厚曾字惟貞兩試進士不
第有文與弟朴甚友讓並早世二婦盧陳皆不二操曷
字明仲以孝友稱

故瑞州府知府贈中憲大夫李公碑文

李大夫既卒其仲子憲為天子守上林苑典蕃育既而

不樂進慨然歎曰昔我先大夫遺有休澤俾予緒之乃
今徒為天子司苑園牧圍罔有奮揚以紹於先人之休
吾其已矣乃上書謝病罷退掃於野奴淫之阡望其堂
隧叢莽寥闐悲不能止乃躬雜草萊完宇除壁爰懼德
烈久而弗揚遂伐石為文以表之曰李大夫諱良字堯
臣為人魁彥羨而軼性孝弱冠遭母喪擗踊傷五內血
上嘔逆痼遂抱病終身焉少好學純皇帝時舉進士第
除南京刑部主事尋擢員外郎郎中治獄不設詐善窮

人情明廓簡易民以不寃大司寇重可之凡諸曹疑牒
輒移決焉牒就李大夫決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
辰擢知瑞州府州民故輕訟好飾姦李大夫既長法令
刑理又善窮人情決獄不宿於是郡治清而豪狡屏迹
矣丙午歲侵民大飢李大夫善為長短補貸之法以拯
之全活甚衆民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
李大夫李大夫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
民大悅其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務為宏博不要近聲

古稱不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善推指故弱冠即為弟子師及為郎時退省中輒為學者講說循循不倦其守郡益表學宮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為問難宣暢疑滯析若解觴諸生皆自以為莫及也母喪去官尋遭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是為弘治三年某月日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縣真如鎮人也顯考綱封郎中母鄒繼朱並為太宜人娶於黃渡徐氏亦為宜人有令德淑慎其身李大夫宜之後

十有二年而沒乃即故兆啓而合焉側室凌氏子二人
縉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妣恭人李大夫生有爵死
有贈可謂高朗令終也已所著歌詩記叙若干卷藏於
家文曰於惟李大夫之德若堂若彛率禮以教其民師
師相厥罰惟察惟法而民用弗虐罔有干於天之威以
惟其懟泣血而終曷維其罪式祚孝子寵命不匱後有
觀於斯文尚敬毋毀哉

文溫州誄

故温州府君文侯景範幽玄日以絲邁國隕貞幹士喪
德程於戲奈何門生服義號慕忉惻追而誄之辭曰於
昭府君執行峻潔約迹無雙優明典術行宦遠方甌魯
小邑法度顯明彊右拘攣惠化滂暢羣息咸植公朝旌
嘉疏爵大廩澤及蕃畜騾牝三千服憂致疾去官歸田
詔命督辟再領郡符朱輪入溫男女擁車道不得行視
政未暮仁渥威宣舉直致賢姦伏杜萌狙設格化盜不
闕城平直市價繇賦稽程貪漁斷割流冗徠恩務強教

誨懸書告邑男樂處業女乏淫佚睦族斷訟圜扉虛寂
戶不舉女連坐罪愆淵德覃波諸有喘息山海醜類翹
翹首義解獷自訟公來何莫仁格后皇穀穎岐穗潔心
端操不懈於位風聲騰躍布散海內宜居台鼎為世作
式其十有二年寢疾奄喪招徠弗獲士民騰號鄰窠奔
弔淚吸河注攀悲市道田野空耜山谷震悼回犢南駕
州里悵訝不寤府君奄忽而謝故舊隕涕彥哲傷慕而
相嘆曰昔漢表蜀郡魏振江夏府君繼武名跡不亞司

命無良天年不假千秋億世芳名難化嗚呼哀哉辭曰
恭騫小署聲問班兮黃朱申命德彌洞兮謨猶蹇蹇負
皇棟兮南陽樹旣式士頌兮乾坤悠永祀億萬兮

迪功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談藝錄

明 徐禎卿 撰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雲江水開
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
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
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
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
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

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
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剗美哉歌
詠漢德雍揚可為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
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嘆詠於中閨鼓吹
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
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
采七情雜遣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
法譬之伯仲埴簾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

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說
風人而持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
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
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為圓鈎形為曲箸
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其格度不過
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
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強也姑陳其目第而為言郊

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雖公
譏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紮可得而
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
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
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
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
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
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超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

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
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
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
或莠亂而未叶咸為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
斤墜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
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于中必形於
聲故喜則為笑啞憂則為吁歔怒則為叱咤然引而成

音氣實為佐引音成詞文實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眴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

因拙以得工或發竒而侶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
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
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
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
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
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
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

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
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
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
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為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
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
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
婉歌漢武慕嘆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

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
經列國為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歔無涕行路必不為之
興哀慙難不膚聞者必不為之變色故夫直慙之詞譬
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
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
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尊其微引以抽其
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

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圍環之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

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纒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

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
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
草卒命辭慷慨並自竒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
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
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
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締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
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
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

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感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為工不詠闕雎之亂則桑中為雋故匪師涓難為語也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下訪漢魏古意猶存也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

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
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
鹿鳴頌弁之宴好黍離有雅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
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杖杜葛藟之憫恤
葛屨析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
誹小宛鷄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疝巷伯鶉奔
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
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常棣蓼莪

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孌氣詞哲匠縱橫畢由斯闕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士
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
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賢良
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閹僮壺女辭弱氣
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
為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凋辭與五言略異

要而論之滄浪擅其竒栢梁弘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
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
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
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
張衡同聲亦合闕睢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驅者託
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繇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

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
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蓋叙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
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瑤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
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類自絕殊如塘上行
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
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蒹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

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
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
鏡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日以蘭
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為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
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豨伊何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鋪糜共鋪糜之類也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擬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援耳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錄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鏡歌樂府詞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絕峻下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內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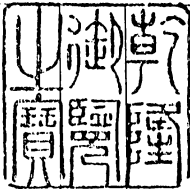
韋仲班傳輩四言詩儻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
大難工堪為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
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良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
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
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
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鏗非風人度也
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削曳綴懸並可稱也曹

不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粟亦有憾焉
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
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
論亦略而未備况夫人懷啟帚自過千金灑言懿則遂
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
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
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沈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擿儒玄廣教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譏瑣尾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談藝錄